

文之學死

文 莫

一位作家朋友對我說：「文學快死了！」

仔細想想，這話一點也不過份！現象之一，是文藝界的沉寂。此所謂的「沉寂」，並不是指參觀訪問、座談演講這些活動，而是指寫作。近一兩年來，文壇似乎並沒有出現過熠熠發光的新人，這當然是十分可悲的；但更可悲的是，許多很有成就的作家，幾乎是處於封筆的狀態，他們紛紛投入別的行業，即使偶而在報章雜誌上出現名字，也多是一些人情之作，或是與文學無關痛癢的記敘某件事情。很少有人還在很認真的寫一篇小說，甚至是一篇短短的散文。

現象之二，是文藝刊物的凋零。這情形，辛鬱不久前曾在中華日報寫過，他指出許多文藝刊物有的已經停止出版，有的改變了內容，

目前還在維持的，亦不過兩三家而已（這兩三家據說也都是搖搖欲墜，困難重重）！一個國家只有兩三份文藝刊物，其文學的命運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！

可是，讓我們回想一下三、四年前以前的情形吧！那時候，每年都會出現許多有成就的青年作家，而當他們成名之後，也多半能使自己的作品保持一定的水準。

在文藝刊物方面，固然也有由於經營不善而停刊的現象，但是，新的刊物却在相繼誕生。儘管這些刊物的水準有高低之別，而他們所秉持的總歸還是文學。

再來看看報紙的副刊。幾乎沒有一個副刊不是以文學為範疇，因此，這個副刊的成就，也就決定它在文學上的成就。（聯合副刊有段時間曾嚐試走「綜合性」路線，但

並不為讀者所接受，不久後便又恢復以文學為範圍）以幾家日報的副刊來說，幾乎每一家都有過一段輝煌的「黃金時期」，聯合報、中華日報和新生報，且還出版過每週一次全版的「星期小說」。

上述的這些情形，只是幾年前自由中國文壇的一個素描。文藝界的朋友們，想必知道得比我更多。可是，這些情形，現在却是所見不多了，即使有，也只是像一棵秋日的枯樹，葉落枝枯，滿目淒涼！

這是什麼原因呢？為什麼就在這短短的一兩年之內，會有如此重大的變化呢？

簡單一點說，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受了經濟結構的變化，發展經濟成為整個社會的重心，於是，一切都成了商品，文學價值的高低、有無，取決於其在經濟價值上的高低

、有無。那也就是說，文學變成是經濟的一環，或者是經濟範圍中的一個小項目。

經濟所強調的是效率，是實用；效率與實用，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計算出來的。因此，一篇作品或一本書的價值，其衡量的標準，便是「銷路」；銷路好的，便是好作品。反之，則否。這種情形就和一種產品一樣，沒有銷路的产品，它就沒有生存的機會。或者說，作家的地位，就像是一位電影明星或歌星，明星和歌星的地位決定在他的「票房紀錄」，一失去票房價值，他就不再是明星或歌星，甚至他連登台露臉的機會都被剝奪。

文學之被宣判為商品，其跡象是十分明顯的。

第一、從出版業看。

這裏所指的「出版業」，是單

說各出版社，並不包括雜誌在內。

也許讀者還記得，自從「文星」出版社發行了四十開本的小說集以後，我們的出版業界曾經一窩蜂似的搶出小說和散文的熱況，那時節，作家只要有作品在手，就會有出版社找上門來；如果作品不够出一本書，也會有人向你預約。這種情形，固然使許多出版品不免粗製濫造，但却也至少反映了社會對文藝的接納，或者說是需要。

而現在呢？很多出版社關閉了，還存在的出版社，一年裏難得出版一兩本文藝作品。過去書店、書攤觸目即是文藝書籍，現在要買一本新的文藝作品，跑了好幾家書店或書攤，也未必見得買得到。

爲什麼會有如此凋零的現象？每一個從事出版的人都會告訴你：因爲文藝作品沒有市場。

第二、從文藝刊物和報紙的副刊來看。

前面已經概略說過文藝刊物所剩無幾的情況，但是，即使還能保持定期出版的，也在大幅度改變它的內容。改變大致分爲兩種：其一、仍然維持以文學爲範圍，但創作減少，大量刊出文學理論和翻譯作品。其二、降低趣味，迎合大眾，所刊出的小說，不外乎偵探、內幕、鬼怪，以及鴛鴦蝴蝶，以抨擊社會黑暗面的時事雜文，也相對增加。上面所說的這兩種改變型態，其用意也還是爲了適應市場；第一種，是進了大學的文學院，第二種，顯而易見是成了大眾的消遣品。

其次，是各日報的副刊。

前面曾經說過，過去各日報的副刊，可說清一色都是以文學爲範圍，但是，現在如何呢？以中央日

報、聯合報、中國時報、中華日報、新生報、經濟日報這六大日報的副刊作例子，沒有一家報紙的副刊是純文藝的。勉強說來，只有中華日報的副刊還能維持以文藝為主。其它各報，文藝不過只是一種點綴而已。

改變最大的，當推中央日報。中央副刊多年前曾執文壇牛耳，它所刊出的每一篇作品，都能保持在水準以上，因此，即使是已成名的作家，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在中副刊出為榮。但是，自從它改變形式，以刊出理論性作品為主後，早期確也出現過不少很具份量的作品，可是，越往後越貧乏，尤其是它所刊出的小說和散文，一個月裏也難得看到一篇够水準的作品。

另外一種現象，是出現在民營的報紙副刊裏，那就是大量刊載內

幕、武俠、或色情小說。例如花花公子海夫納的傳記、美國黑手黨的內幕和艷星瑪麗蓮夢露的自傳等。並且樂此不疲，看樣子還會維持很長的時間。

朱羽的崛起，正好說明了各報副刊的墮落。朱羽的小說取材於民初的江湖人物，恩怨加上仇殺，完全是武俠小說的翻版，無新思，更談不上境界，但他能投編者（或者說是報館老闆）所好，在每日刊出字數的末了，一定製造一個「扣子」，以吊讀者的胃口，引誘你明天再看，其情形正如目前的電視連續劇。像這樣的小說，稍微具備文學見解的人，都不會把它當作是文學作品，更不會把朱羽當作是作家，但是，他的小說却一篇接一篇的在中國時報、聯合報、中華日報和中華晚報連載。而真正作家的文學作

品，却乏人問津！

不管是朱羽的武俠小說也好，低級趣味的內幕、色情小說也好，這些「作品」之所以能大行其道，成為目前副刊的正宗，而將文藝一脚踢出門外，其理由無非是為了「銷路」。那也正是前面所說的，文學已經成為商品，它的價值，決定在它有沒有市場。

記得曾經有人說過，一切藝術（當然包括文學在內），只要它有金錢的意義，它就是商品。我十分反對這個論調。反對的理由，不僅是因為它是以經濟的角度來解釋藝術，使藝術成為經濟學的附庸；更可怕的是，它使真正的藝術，遭到了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厄運。

不錯，藝術在某種情況下，的確具有商品的形式，例如一幅畫的出售，一篇文藝作品之發表、出版

以及讀者的購買，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，它和一般的商品並沒有兩樣。但是，這種金錢上的流動，只是對這位藝術家的一種報酬，和他所完成的藝術品之高低，甚至說是對這件藝術品的價值，並不能發生直接的關連，更簡單點說，金錢根本沒有資格來決定一件藝術品存在的意義。

這種例子是舉不完的。例如，高更的畫，當他活着的時候，他的一幅畫還換不到一塊麵包，而今天，依舊還是那幅畫，却值九十多萬美元。可以想見，多少年以後，這幅畫必定會值更多的錢。從換不到一塊麵包，到九十多萬美元，客體未變，而其差額却有如此之大，可見金錢是絕不能用來作為衡量一件藝術品的標準的。例如「紅樓夢」，它的「價值」到底值多少錢呢？

如果只是以紙張費、排版費、裝訂費、廣告費、加上版稅（曹雪芹當然收不到）的總和便決定了「紅樓夢」「值多少錢」，這種說法，恐怕連中學生都不會相信！而我們的社會，至少有半數以上的人，在把文學當作商品，把作家當作是「藝人」，他們所要求的，只是「值回票價」的「娛樂價值」！

出版社不肯出版文藝書籍，雜誌裏不刊載文藝作品，也許還有值得使人同情的理由，因為他們爲了生存；而幾家大報日進斗金（要在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刊登廣告，如果沒有特殊的關係，至少要排一個月的隊），而主事者却因爲想多賺幾個錢，還在副刊裏大量推銷色情、內幕、武俠，這未免就太沒有知識良心了！

報館的老闆們必須要明白一個

道理：這報紙雖然歸你所有，但因爲你所面對的是整個社會，報紙一經出版，便成爲社會的公器，它具有強烈的教育意義，所以，你就沒有權力爲所欲爲。這些事也許因爲做了對你並沒有好處而不想做，但你還是得做，其情形正如一所私立學校，校長不能因爲這學校是我所創辦，便有權力隨意選擇課程。在中國報業史上，凡被公認的大報、好報，都曾爲文藝出過力，並且把推廣文藝教育當作是自己的一分責任。如果報館現下的營業情況不好，或賺錢不多，那倒還罷了，而事實上今天的報老闆都屬富豪之家，有足夠能力爲文藝服務。退一步說，即使報館不想爲文藝出一點力，但也不該反其道而行，扼殺了文藝的生機！

成名的作家封筆，直接影響了

新作家的誕生，因為老作家的下場，正是他的借鏡，證明此路不通，更何況，他們也能明白地看出，這社會是多麼輕視文藝，甚至根本不需要文藝！新人不出，這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！

我無意為文藝請命，因為這是大勢之所趨，這篇短文，豈能挽回？我只是站在一個知識份子的立場，指出這個可悲的現象，並為文學之將死而悲悼。更因為旨在指出現象，所以寫得十分拉雜。如果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，甚至能使有力量挽救文學生命的人士挺身而出，使文學獲得重生，那倒是我衷心所盼望的！（完）

編者按：莫文先生的這篇文章，是站在愛好文藝者的立場，對文學面臨的境況，所做的沉痛的反省。可能由於愛之深、責之切的緣故，

行文間說了一些比較坦直的話。

當然，文藝界的沉寂現象，是多種因素形成的，在書評書目二十八期上面，朱約農先生寫的「斯文會不會掃地？」，已多少說出這種現象，乃是大勢所趨，恐怕不是一番感慨所能挽回的。

再說到各大報的副刊，對文學的貢獻，依然是功不可沒的，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，文學之所以還能苟延殘喘，可能仍要歸功於大眾傳播在日趨普遍化、簡單化的潮流壓迫下，仍堅持着一些理想和價值觀念——像中國時報的「小說大展」就是一個活生的例子。

但文學已日益僵化，也是事實，文學的起死回生，有待於社會各界羣心羣力，奉獻出熱情，犧牲一些現實的利益，如此才可能使文學萬年青。